

尘缘

韩国纪实小说

未了

[韩国]权亨术 / 著 崔成万 崔燕 / 译

原名《信》



该书被誉为当代
韩国的《爱情故事》，
在韩国影坛与文坛一炮
打响，仅两个月内，观
众达二百多万人次（占
韩国总人口5%），图书
发行超二十多万册。

中国文联出版社

尘缘未了

〔韩国〕权亨术／著 崔成万 崔燕／译

原名《信》



中国文联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尘缘未了:信/(韩国)权亨术 著;崔成万,崔燕译
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1999·5

ISBN 7-5059-3349-3

I. 尘… II. ①权… ②崔… ③崔… III. 长篇小说-韩国-现代 IV. I 312.6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31419 号

北京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章图字:01-1998-2148 号

书 名	《尘缘未了》(又名《信》)
作 者	[韩] 权亨术
出 版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 行	中国文联出版社发行部
地 址	农展馆南里 10 号(100026)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苏 晶
责任印制	胡元义
印 刷	天津蓟县金龙印刷厂
开 本	787×960 1/32
字 数	119 千字
印 张	7.125
插 页	2 页
版 次	1999 年 8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5000 册
书 号	ISBN7-5059-3349-3/I.2548
定 价	12.8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与出版社联系

内容简介

此书由真人真事编写而成。

27岁的林业研究员赵欢幽与语文学博士李情仁在春天的小站台上邂逅相识，彼此的善良、真诚、淳朴深深地吸引着对方，他俩之间的爱情故事犹如涓涓细淌的溪流，纯洁清澈，一尘不染。

新婚不久，赵欢幽在爱妻李情仁博士论文答辩之际，突患绝症并撒手人寰。正当情仁为此痛不欲生之时，她收到了丈夫发自天堂的一封封雪中送炭、情深意挚的信……

本书并非以情节曲折引人，而是以丝丝纯洁细腻的诚挚情感打动着读者的心扉，催人泪下。

目 录

序 言	1
第 一 节 幸福花使	3
第 二 节 香 气	18
第 三 节 小火车站	30
第 四 节 灵丹妙药	48
第 五 节 雾 舞	63
第 六 节 楸 木	74
第 七 节 “欢幽松树”	94
第 八 节 《快乐的信》	103
第 九 节 那年冬天	113
第 十 节 草原自行车	121
第 十 一 节 风雨飘摇	133
第 十 二 节 帽 子	155

2. ♡ 尘缘未了

第 十三 节	最后一次外出	164
第 十四 节	银 鱼	175
第 十五 节	信——尘缘未了	189
第 十六 节	我们变成水	208
尾 声		220
译者的话		225

序 言

我收到丈夫的第一封信，是在他去世半个月以后。

那时的我，正在汉城近郊植物园一个如画般的房屋里，想着寻死。那不是一时的冲动，而是从他离开我后一直想着的，也许潜意识里是从他徐徐地走向死亡线的时候就开始的。

我不能忍受他不在我身边的事实。我觉得他背弃了我，生活抛弃了我。一年半的时间虽短暂，但和他在一起的这段时光，却如同我的一生。遇见他以前的二十六载和失去他之后的半个来月的生命，对我而言毫无意义。

此时，我收到了他给我寄来的信。在热恋时都没给我写过信的他，死后竟写来了。

如同他的离去使我想到死那样，一封证明了他的存在的信，让我选择了生存。我不禁重新考虑，我要活下去。

信不止寄来一封，每当我需要时，他准写来信。他

2. ♡尘缘未了

似乎洞察着我的一举一动。

我逐渐地适应了这种与他相处的方式，因他不在而产生的伤痕在渐渐愈合。这样，在某个刹那，我悟到了我身处在无限美好生活的顶点。

这是在一个高尚的人手拉手引导另一个人的时候，才有可能出现的事情。

这就是两个人——我和我丈夫的故事，是一个热情洋溢的男人和一个温柔敦厚的女人的故事。

我丈夫赵欢幽于一九九一年九月二十日在汉城的一所大学医院里停止了呼吸。那时他三十一岁，我二十八岁。下过秋雨两天后，他变成一把把灰，被撒到树林之中。

他是个高尚的人，至今我还没找到比这更适合他的词。他爱树、爱草、爱森林，他更爱人。

有时他曾渴望拥有更广阔的世界。始终与森林在一起的他，向更广袤无边的森林不断地袒露出激情。然而，在现实中他的爱情决非夸张或超越现实，他的爱的出发点首先是哪怕小小的奉献。他是能够把非常崇高的爱情浓缩于一粒小种子中的人。

他把那粒种子栽在小花盆里分赠给人们。在像他的笑声那样朴素而美丽的小火车站里，他给寂寞的无名过客送上一朵朵自己精心养育的花。

我也是过客之一。

第一节 幸福花使

今天该轮到蒲公英了。

“小姐们，出了嫁可得好好地过日子啊！”

欢幽像要把姑娘嫁出去的爸爸似的喁喁私语。

楼前广场的一角摆放着大小不一的小巧玲珑的花盆，浑身披着朝露的黄色蒲公英盛开着。

欢幽摆齐花盆，开始数数：

“1、2、3、4……”

“啊，这个盆边怎么坏了呢？”

也许是由于顶不住日复一日更加浓郁的春之气息的缘故？轻巧地衔着一朵花的一个赤褐色花盆，倾斜地张着像花叶模样的盆边，盆边渗漏出一撮土来。

欢幽把打坏的花盆收拾好放在一边，挪动着花盆继续数数：

“5、6……17、18……”

连打坏的一共二十个。欢幽把滑下来的镜片往上推一推，嘴角浮起了微笑。从湖那边冲破水雾射来的一

4. ♡尘缘未了

一束太阳光线撞在欢幽的眼镜片上，裂得粉碎。

“噢！今天是蒲公英小姐找对象来了。看来，今天早上小伙子们要挑花眼喽。”

不知什么时候来的植物园管理员炳日在欢幽身后侃开了。

“阿叔，您好。噢！您换装了。”欢幽说道。

“是啊，说从本周开始穿春衣。有点儿晚了，已经是三月中旬了嘛！”

春天的气息已经传达到守卫这个树林的人们的穿戴上了。痛快地脱掉层层污垢冬装的炳日，换上了轻便的淡褐色工作服。

“研究所的人也从今天开始穿新工服，一会儿你去看看。”炳日续道。

“好。”

“对了，你先接个电话，在屋里，我给你转过来了，电话铃刚才响了半天，没人接。”

“一清早，谁的电话？没准儿是春姑娘的吧，哈哈！”欢幽笑道。

“喏！看样子还是想娶媳妇是不？对不起，今天可是带两个孩子的有夫之妇。快去接，是仁川的姐姐，还在等着呢。”

摆手催完欢幽的炳日很快就把视线转移到脚底下

的花盆上了。

欢幽掸掉身上灰尘，走进屋，在电话机前踌躇了一会儿。他看着躺在地上的听筒，嘴边浮上了腻烦的轻笑。

“喂！我是京仁林业研究所的赵欢幽研究员。”

欢幽拿起听筒用稳重的语调说着，嘴边又现出了微笑。

“喂，内弟，我是姐夫。”

听筒里传来男音。

“噢，姐夫您好。”

“你在外头啊？是你姐打的。开锅啦，她下令叫我把住话筒不准动。”

“哈哈……可什么事儿这么早就……”

“等一下，她跑来了。”

姐夫突然像泄露什么秘密似地放低嗓门说：“我说内弟，你要充分地做好挨训的准备。我跟她说了与你通话的内容，她折腾了我一宿。”

欢幽联想到姐夫的模样，不禁笑开了。姐夫可能是背离沙发靠垫，把嘴紧贴在听筒上，可能他那稍秃的头顶在客厅荧光灯的亮光下闪烁着。

“哈哈，是吗？该挨打就赶早不赶晚呗。”

欢幽听到从话筒里传来姐姐的唠叨声：电话里哪

6. ♡坐缘未了

来那么多废话，还不赶紧给我，就是你俩对心思是不？

“喂，我是姐姐。”姐姐总是这样开头。

“你……听说入学通知来了？”

与姐夫的预想不同，姐姐并没啰嗦，她的话有气无力。

“嗯……”

“……”姐姐没能接上话。

“姐姐别太操心，最多三年就回来了。”

“喂，怎能不操心呢？出门就遭罪呀，还一个人去美国那么远的地方。”

“姐姐可真是的，现在我一个人不也是过得好好的嘛。”

“那怎能一样呢？这儿有我可以依靠……还有你姐夫。”

姐姐的嗓音有点儿嘶哑，从心窝里顶上来什么东西似的，嗓子也疼起来。

“不要紧，姐姐。我常给你写信，还给你打电话。”

“咳，真是的……今年三十了吧？先结婚，慢慢儿你俩一起去多好呢！”

这是欢幽申请公费留学一年来听过多遍的话。

欢幽自幼孤独地成长，从未惹过麻烦，学习成绩很

好，始终得奖学金，直到研究生毕业。

临高考，欢幽选择山林资源专业时，姐姐很是着急，欢幽的性格内向细腻，又格外喜欢花，所以姐姐也不是没想到他会选择这种专业，但这个专业前途渺茫。并不特别偏爱儿子的父亲很器重欢幽，也正是由于这个缘故，父亲认为年轻的欢幽表现出来的对自然的亲近感很像他自己。

可是当欢幽真的要选这个专业时，姐姐可不能不操心了，那是直接关系到将来职业的问题啊。所以姐姐还是指望他改变一下想法。

然而，姐姐知道那是强迫不得的。欢幽的决定也并非随意性的、试探性的，姐姐比谁都清楚这一点。但对欢幽来说，这是最好的，最幸福的选择。

欢幽虽说几年后会回来，可他要只身远走高飞呀！姐姐骤然觉得心灵有种空荡荡的感觉。姐姐对已经稳稳当当地成长到三十岁的欢幽非常信任，另一方面又对他怀有某种难以言表的焦躁心情。不安和抱歉的感情近年来有增无减。

“姐姐你还是那话，结婚着什么急呀，回来还赶趟。”欢幽有点儿不耐烦地说。

“咳！我看你连想都不想。让你一个人走我也好不放心的。”

8. ♡尘缘未了

“姐，我现在只想着学习。”

“是啊……这我知道……”

“那样将来也才能娶到更好的媳妇儿不是？”欢幽嬉笑着说。

“……是啊。”

“对了，姐姐，我该走了。今天是星期一呀，上次我说过，上班时间要给人们分送花盆。”

欢幽着急了，看床头上的桌钟已经是7点15分了。

“那就说到这儿吧，都挺忙的。可是你按时吃饭吗？”

“当然。”

姐姐每次打电话都不忘这句话。欢幽望着窗外放着花盆的地方。他想抓紧时间去，饭前赶回来。他挂完电话出来碰上正掐烟头的炳日。炳日说：

“今天花盆增多了。”

“是，上次反映不错。担心上班时间嫌麻烦没人要……跟去年可不一样。”

上星期一和大上星期一带去了十个花盆。检票口两侧各放五个，一会儿就都拿走了。所以，这星期增加十个。想分两次让不同时间的乘客拿走。

“说起来，没有嫌弃花的人。尤其是白给的……可

是那个车不一定能装得下。”炳日担心地望着停在马路上的旧轿车。

“后排座也可以放，中间夹些报纸就不怕挤了。”

“好，那就装一下看看。”

“阿叔，您先装一下好吗？我去取报纸和牌子来。”

“好的。”

欢幽突然又停住脚步，回过头来说：“阿叔，那旁边的坏花盆不要装了，要给它换个好的。”

已经开课第三周了。

情仁准备着教材，嘴角挂着微笑。教刚入大学的新生并不是件轻而易举的事情。他们好似脱缰之马。对摆脱高考锁链的他们来说，大学就是自由的代名词。他们无所顾忌，他们面前的世界是一张白纸，他们相信用自己喜爱的任何一种颜色都可以描绘好这个世界。

想起开课第一天发生的事情。

情仁教授的《现代诗解》是一年级的选修课。按专业编在一起开了三个班。不巧，情仁摊上自然科学与工科合起来的班级。也有护理专业和教育专业等女生多的班级，但从数量上看自然科学和工科占绝对优势。

头一堂课就带男生多的班级，情仁没法不紧张。开始“镇”不住学生，整个学期就要遭罪的前车之鉴，更使

10. ♡尘缘未了

情仁紧张。情仁自然要预备好第一堂课。备课的妙策，就是要提问。“什么叫诗？”这是非常不着边际的提问，她想把这个提问连续抛给四五个学生。

可是在情仁抛出第一个提问之前，这个计划便遭到了无情的破产。

人文馆 1B 教室像市场那样乱。新生对大学的上课方式感到很陌生。他们为了弄清教室和课目来回乱窜，并且有的学生喊着问这个教室对不对，有的坐好的学生突然站起来又往外跑。

幸亏前排坐着很多女生，可是不能逐个往后看，尤其是看到最后那排，女生后边坐着一群男生，他们无视情仁的存在，自顾说笑，她突然感到眼前发黑。

情仁等待学生们静下来，她想只能早点儿实行备课的计划，点名是要省略了，因为是学期初又是选修课，反正是会有不少变动的。

情仁很快地扫视了一下点名簿，这是为了选择第一个提问对象。正当这时，教室后边传来一个粗壮的声音：“老师，有个问题。”

情仁吓了一跳，抬起了头，教室右侧后边门前坐着一群男生。其中紧靠门边座位上的一个男生笔挺地站着，盯视着情仁。情仁迅速地估计出那个男生会提问什么。“结婚了吗？”之类讨厌的提问是已经有所准备的。

也许是因为第一堂课就要求少上一点儿的意见？不然就仍像高中生那样要上厕所之类的话？

“现在是什么时间？”

那个男生并没有等情仁的回答。不管三七二十一地问“现在是什么时间”的那个男生，并非就是要问“现在是什么时间”这样的问题。

“不正是学习《现代诗解》课的时间吗？”

自问自答的那个学生好像游说似地讲开了：

“什么叫诗，嗯……当然我们是为学它而来的。据我所知，很早以前，诗就是能朗诵能歌唱的东西。所以……在需要了解诗是什么的这个时间，即开讲现代诗这个课的时候，嗯……请老师用琅琅的嗓音给我们朗诵一首现代诗怎么样？谢谢。”

骤然，那男生周围的学生沸腾起来。有的喊：“真行。”有的说：“赞成！”其余的学生也觉得有趣而微笑地盯视着情仁，情仁难堪了，连续提问以先发制人的计划已成泡影，现在考虑的只是搭理不搭理明显要打趣年轻女教师的那个问题。其实，在某瞬间情仁意识到那个学生的提议并不完全是荒唐的。作为教养课目，设置它的目的，不正是在于对诗哪怕有概念性的理解也是好的吗？那么，多读一首诗不更有利于接近它的宗旨吗？

情仁现在开始考虑读什么诗。